



河南省，向有中州之称。那里水土丰衍，杏林葱郁，医史上有许多名震华夏，声扬海外的医学家，如医中之圣张仲景、攻下宗师张从正、医学泰斗滑寿、临证学家范汪、伤寒学家郭雍、温病学家杨栗山、食疗专家孟诜、药物学家吴其濬，等等，他们为祖国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功垂万古。据初步考证，载于史册的中州名医有一千余位，其医学著作有五六百部。这是河南人民的骄傲，是河南人民珍贵的精神财富。

张仲景

范汪

褚澄

甄权

孟诜

刘禹锡

王怀隐

郭雍

阎孝忠

王颙

张锐

宋云公

郑春敷

程炯

郑克

张从正

继洪

倪维德

滑寿

兰茂

寇平

李廉

刘全备

李中立

高我因

张昶

乔采

景日珍

刘澐

袁句

李守先

杨璇

吕田

吴其濬

刘鸿恩

王燕昌

龙子章

中州古代医家评传

王安邦◎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州古代医家评传

王安邦 著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州古代医家评传/王安邦著.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5349-9512-5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医学-医学家-评传-河南-古代 IV. 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76478号

出版发行: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27号 邮编: 450016

电话: (0371) 65788613 65788629

网址: www.hnstp.cn

策划编辑: 马艳茹

责任编辑: 邓 为

责任校对: 董静云

封面设计: 张 伟

责任印制: 朱 飞

印 刷: 郑州环发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并调换。

前言

河南省，向有中州之称。这里水土丰衍，杏林葱郁，医史上有许多名震华夏、声扬海外的医学家，如医中之圣张仲景，攻下宗师张从正，医学泰斗滑寿，临证学家范汪，伤寒学家郭雍，温病学家杨栗山，食疗专家孟诜，药物学家吴其濬，等等，他们为祖国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功垂万古。据初步考证，载于史册的中州名医有一千余位，其医学著作有五六百部。这是河南人民的骄傲，是河南人民珍贵的精神财富。

中医界历来重视对医家及其著作的研究，且成为推动医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是千余年来对张仲景及其学说的研究，更具代表性，可以说代代硕果累累，世世成效斐然，同时，对中州其他医家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将中州医家比较系统地综合性地进行研究。这不能不是河南中医界的一大缺憾。同时，为了更好地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振兴河南中医事业，也必须对中州古代医家做更全面的研究。基于上述认识，我编著了《中州古代医家评传》。

为写好这部书，我学习和研究了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晋·范汪的《范东阳杂药方》；南朝·褚澄的《褚氏遗书》；唐·甄权的《药性论》，孟诜的《食疗本草》，刘禹锡的《传信方》；五代·和凝的《疑狱集》；宋·王怀隐等的《太平圣惠方》，郭雍的《伤寒补亡论》，阎孝忠的《阎氏小儿方论》，王昶的《全生指迷方》，张锐的《鸡峰普济方》，程迥的《医经正本书》，郑克的《折狱龟鉴》，继洪的《岭南卫生方》《澹寮集验秘方》，张从正的《儒门事亲》；金·宋云公的《伤寒类证》，郑春敷的《女科济阴要语万金方》；元·倪维德的《原机启微》，滑寿的《十四经发挥》《读素问钞》《诊家枢要》《难经本义》；明·兰茂的《滇南本草》，寇平的《全幼心鉴》，李濂的《医史》，刘全备的《注解病机赋》《注解药性赋》，李中立的《本草原始》，高我冈的《痘疹真传奇书》，张昶的《百病问对辨疑》，乔采的《幼幼心裁》；清·景日昡的《嵩崖尊生全书》，刘璞的《医学集要》，袁句的《天花精言》，李守先的《针灸易学》，杨璇的《伤寒瘟疫条辨》，吕田的《瘟疫条辨摘要》，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刘鸿恩的《医门八法》，王燕昌的《王氏医存》，龙子章的《蠹



子医》等。此外，又参考了历代有关文献，特别是吸收了当今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对以上三十八位医学家的生平事迹、治学精神、著作内容、学术成就及临证经验等，做较全面的、简明扼要的介绍和评论；其次是对中州古代一千零七十余位名医，列《中州医林人物一览表》，介绍其姓名、字号、生活时代、职官、里居、著述及技术专长等。

《中州古代医家评传》，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3月出版。现在应中医发展之需，由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二次出版。

在本书二次出版之际，我感谢郑玉玲教授对本书再版的支持。感谢当年赵清理先生帮助审稿和周振来先生的支持。感谢当年国家图书馆、北京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和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图书馆给予的方便。

由于我水平所限，文献涉猎又多有遗漏，所以本书的缺点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热诚希望读者、专家斧正。

王安邦

2018年9月12日

于河南中医药大学

张仲景.....	001
范汪.....	006
褚澄.....	011
甄权.....	016
孟诜.....	021
刘禹锡.....	024
和凝.....	028
王怀隐.....	032
郭雍.....	035
阎孝忠.....	039
王昶.....	042
张锐.....	048
宋云公.....	053
郑春敷.....	056
程迥.....	063
郑克.....	070
张从正.....	073
继洪.....	081
倪维德.....	085
滑寿.....	091
兰茂.....	099
寇平.....	105
李濂.....	110
刘全备.....	116
李中立.....	126
高我冈.....	131



张昶·····	136
乔采·····	141
景日昡·····	145
刘璞·····	153
袁句·····	159
李守先·····	164
杨璇·····	168
吕田·····	177
吴其濬·····	182
刘鸿恩·····	188
王燕昌·····	196
龙子章·····	201
附：中州医林人物一览表·····	206
参考目录·····	287

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州市）人，约150—219年（东汉和帝一年至建安二十四年），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故有张长沙之称（《名医录》），是我国古代一位最伟大的医学家。

张仲景在少年时期就聪敏、稳重、善思、好学，时人何颙赞扬他“用思精而韵不高”（《何颙别传》）。他爱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列传》，颇受启发。他“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仰慕扁鹊“起死回生”的神奇医术。于是立志终身致力于发展祖国医学事业。他“学医于同郡张伯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快“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襄阳府志》）。而后，他又把医术传给了他的学生卫汛和杜度。他从事医疗活动的地方除涅阳外，还有洛阳、许昌、襄阳、修武等地。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政治极端黑暗，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军阀混战绵绵不断。“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人民死亡惨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合门而殁，或覆族而丧”（《曹集论评·说疫气》），真是“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原野”！张仲景的家族也未能幸免。故《伤寒论》自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张仲景淡于利禄，厌恶官场角逐。《伤寒论》“自序”中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但就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指出这些人“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

张仲景主张医学要不断进步，医生对患者要热情负责。《伤寒论》“自序”中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

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张仲景同庸医截然相反。相传，即使他做了长沙太守，也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医生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名医治学录》）

东汉时期，巫神、巫医盛行，张仲景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认为疾疫流行是有物质因素和一定社会原因的，与鬼神无关。并认为疾病是能够认识的，“可以见病知源”，战而胜之。他激烈地抨击那些无视医药、迷信鬼神的儒生们，生了病只知“降志屈节”，拜倒在巫婆脚下，束手等死的愚蠢行为和可怜相。民间流传着一些张仲景同巫医做斗争的故事，有一个妇女患了精神病，疯狂得老是见神见鬼，请张仲景诊治。张仲景仔细地调查了她的生活，观察了她的病态，笑着说：“这不是鬼神作怪，这只是病；有些巫婆在装神作鬼，倒是活鬼，他们在害人。”他研究了治疗方法，便给患者扎金针，患者的病就慢慢地好了，见鬼见神的样子也无形消失。

张仲景的医疗技术是异常高明的。晋代医学家皇甫谧在其《甲乙经》序中，记述了张仲景运用精湛的望诊，指出青年文学家王灿患有麻风病。序中说：“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皇甫谧为此赞叹道：“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

张仲景善于学习，“博采众方”。除了深研各种医学典籍外，还尽力采集民间验方。青年时代就相当有名气了，但当他听到襄阳同济药堂有个名医“王神仙”有治疗瘡背疮的经验时，他就立即带着行李跋涉几百里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他都一一牢记，仔细琢磨研究。救治自缢者的人工呼吸法等便是从老乡们那里学到的。“青龙汤”“真武汤”“白虎

汤”等据说也是从道士那里采集的。

《伤寒杂病论》成书于公元205年（一说219年）包括“伤寒论”二十二篇和“杂病论”二十五篇两部分。“伤寒论”专论外感；“杂病论”专论内伤杂病。成书之后，由于当时还没有印刷工具，仅能辗转传抄，所以流传不广，且有散佚和窜乱。后经晋代王叔和把“伤寒论”部分整理编次，到宋代林亿做了校正，并由政府刊行。从此，《伤寒论》才广泛地流传于后世。《伤寒论》通行本，目前仅有两种：一是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一是林亿校宋版的《伤寒论》。宋本原刻，国内早已不见，只有明朝赵开美的复开本。成本和赵本比较起来，赵本为佳。

北宋初年，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所存的残旧书籍（所谓“蠹”）中得到《金匱玉函要略方》，这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共分三卷，上卷论伤寒，中卷论杂病，下卷载方剂及妇科理论。林亿等人在校订此书时，鉴于《伤寒论》已有传本，便将上卷删去，而将中、下两卷重新加以整理编次，并将后世各家所引仲景治杂病方附于后，编成《金匱要略方论》，这就是后世通行的《金匱要略》。目前流传的本子亦是明·赵开美的复开本。

张仲景还著有《辨伤寒》《评病要方》《黄素药方》《疗伤寒身验方》《疗妇人方》二卷、《五脏荣卫论》一卷、《口齿论》一卷、《脉经》一卷、《张仲景方》十五卷等书，可惜都已失传。

张仲景在医学上成就是巨大和多方面的。他以古代辩证法为指导，确立了祖国医学的辩证施治原则。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贡献。在他的整个著作里，自始至终贯穿着这一大法，至今辩证施治仍是中医的核心部分、临证医学之准绳。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对临床出现的各种证候，运用古代辩证法思想，加以分析、认识，从疾病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过程中，找出它的属性（阴阳）、部位（表里）、邪正消长（虚实）和病态表现（寒热），归纳为八个纲领，作为辨识疾病的大纲。在这八纲之中，又以阴阳为纲中之纲，亦称之为总纲。用阴阳这个总纲，去认识疾病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普遍规律。同时，仲景又用三阳（即太阳、阳明、少阳）和三阴（即太阴、少阴、厥阴）来归纳疾病所呈现的不同类型，并依它的发展规律加以整理，分为六个较大的证候群，即所谓“六经”。掌握了“六经”辨证，就能较全面地把握疾病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

在临床实践中，他认识到，以上用六经归纳的每一经证候群，并不能包括

每一阶段的全部症状和特殊变化情况，于是他又把那些具有一经的主要症状，同时又杂以他经症状的病，和两三经证候同时并见的情况，称之为“合病”或“并病”。把那些证候顺着六经次序演变的，称为“传经”，不依六经次序演变的，叫作“越经”，从而进一步总结出疾病每一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掌握疾病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对疾病做出正确诊断，这就是“辨证”。

“论治”，就是在辨证的基础上进行治疗。可概括为消除病邪（驱邪）和恢复抗病能力（扶正）两个方面。三阳病以消除病邪为主，三阴病则以恢复机体抗病能力为其基本治疗原则。仲景的“论治”原则有其严格的规律性，又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当病情不断变化，证候混同出现时，主张权衡病变的表里先后和轻重缓急，随证施治。而且根据疾病的属性，相应地制定出汗、吐、下、温、清、补、消、和等八种治疗方法。从而使辨证施治的特有体系更加系统、更加完备，更切合于临床实际。

《金匮要略》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依据，认为疾病证候的产生，都是整体功能失调，即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应。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提出了根据脏腑经络病机结合八纲进行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方法。

《脏腑经络先后病篇》充分体现出这一点。例如：在病因、发病和病理传变方面，以脏腑经络为内外，提出了“千般灾难，不越三条”的病因分类；从整体观念出发，根据正与邪，人体内脏腑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以及“见肝之病，知肝传脾”等有关发病和病理传变的理论。在诊断方面，通过四诊的举例，结合八纲，把疾病的种种临床表现，都具体地落实到脏腑经络的病变上，示范性地运用了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方法。这一方法贯穿全书各篇，在他所述的四十多种疾病中得到了体现。

张仲景在方剂学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医方配伍的理论 with 辨证施治原则的形成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内经》之前的《五十二病方》和西汉初年的《治百病方》，虽几乎全是复方，但医方配伍还缺乏系统理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辨证施治的原则确立以后，才有了系统的医方配伍理论。《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其中使用药物达214种之多，制方法度谨严，简练精当，疗效显著。如治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热性便秘的承气汤，治乙脑（热性病）高热的白虎汤，治虚弱性消化不良的理中汤，治肠痈的大黄牡丹皮汤，治温疟的白虎加桂枝汤，治寒疟的蜀漆散，治痢疾的白头翁汤，治急性肾炎初期浮肿

的越婢汤，治黄疸的茵陈蒿汤、消石矾石散、栀子大黄汤，用于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的栝楼薤白白酒汤、栝楼薤白半下汤，等等，都是历代医家公认的。

《伤寒杂病论》所记剂型种类，也大大超过前人，如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软膏剂、肛门栓剂、灌肠剂、阴道栓剂等。对汤剂的煮法、服法和丸剂等剂型的制法也都有详细记载。因此，对仲景在方剂学方面的贡献，历来医家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如晋代皇甫谧说：“仲景垂妙于定方。”（《晋书本传·释劝篇》）南北朝时陶弘景说：“惟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清代喻嘉言说他是“众法之宗，群方之祖”。

张仲景对预防医学也有精辟的论述。《金匮要略》里开宗明义第一条第一句就写道：师曰：“上工治未病”，并阐明治未病的道理。从而提出：“若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

张仲景的著作中有许多可贵的医疗经验，如高烧和极度衰弱的病人禁用下法；抢救吊死病人，用人工呼吸；对昏晕病人，施行刺激疗法；对于一些疾病，提出了禁忌，并呼吁人们不要食用腐败变质的食物等，这些都是有科学价值的。

自仲景《伤寒论》问世以后，历代医家研究、注释、整理、发挥者约有八百家之多，注释《金匮要略》者也近二百家，形成了所谓伤寒学派和经方派，他们对于继承发扬仲景学说起了一定作用。

仲景及其著作对世界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朝鲜、越南和蒙古的医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作用。

总之，张仲景全面继承了古代医学的理论知识，并通过自己的临床实践，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东汉以前我国医学的成就，尤其是他确立了辨证施治原则，《伤寒杂病论》成为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最优秀、最出色的医学经典，它过去、现在一直指导着中医临床，今后在我国医学的发展长河中仍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

范 汪

范汪，字玄平，晋代颍阳（今河南许昌）人，因曾任东阳太守，故又称范东阳。

《晋书·本传》记载，范汪乃“雍州刺史晷之孙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贫，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曰：‘兴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丧母，……及长好学。外氏家贫，无以资给，汪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燃薪写书，毕，诵读亦遍，遂博学通，善谈名理”。二十岁左右，范汪步入“仕途”，曾任参军、长史、中书侍郎和太守等职，曾晋爵都乡侯、亭侯等。任东阳太守期间，“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后因同朝臣桓温不和，被免为“庶人”，“汪屏居吴郡，从容讲肆”。“年六十五卒于家，赠散骑常侍，谥曰‘穆’。”

《古今医统》称范汪“性仁爱，善医术，尝以诊恤为事，凡有疾，不以贵贱皆治之，所治十愈八九，撰方书百余卷”。

范汪的主要著作是《范东阳杂药方》，又称《范汪方》，或《杂药方》。该书名字可能始录于《隋书·经籍三》，谓“《范东阳方》一百五十卷”。《新唐志三》载有“《范东阳杂药方》一百七十卷”。该书早佚，其内容散见于后代一些医著中。任应秋教授编著《中医各家学说》讲义，列举引用《范汪方》者有《外台秘要》《医心方》《证类本草》，它们分别引了八十三条、一百五十一条、五条。就笔者所知，目前全国仅有《范汪方》一册，且系手抄本。此本为何人于何时辑录，因辑录者既未写序，又未署名，亦未落时间，故一时难以定论，犹待专家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手抄本”只是原《范汪方》整个内容的一小部分，这个手抄本现幸藏于“北京中医研究院图书馆”。

《范汪方》是继3世纪葛洪《玉函方》之后的又一医方巨著，其学术思想和贡献如下。

第一、该书所载疾病及治法非常广泛

书中载有各科疾病，其中，内科病包括：风病、哮喘、吐血、九窍出血、腹痛、腰疼、脱肛等三十余种。

外科病包括：疮癰、阴疮、手皴裂、痈肿、发背、血瘤、恶疮、金创等二十余种。

妇科病包括：乳痈、乳疮、阴疮等。

儿科病包括：头疮、疮疡、牙齿出血、卒死、丹疮等。

五官科病包括：饲面、疣目、耳聋、鼻中息肉、口舌生疮、龋齿等近二十种。

此外，还记载了有关整容等内容。

有些病还包括多种证型，除风病、水肿分为许多类型外，如痢疾就分为杂痢、冷痢、白滞痢、脓血痢、休息痢、重下、利后不食、利后逆满、利后谷道痛等；疟疾又分为鬼疟、痰实疟、连年疟等。

所采取的治疗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服药、灸法、熏蒸、热熨、洗浴、涂抹、栓塞、点眼、含漱、烧烙等。有时对一种病采取数种疗法。如治风舌强不语方就用了三个方法：（1）豉煮汁渐服，一日可数十过，不顿多；（2）新好桂先去皮捣、下筛，以指撮者，舌下咽之；（3）灸廉泉穴在颊下结喉上舌本。有时一种病采用多方。治乳痈就介绍了四个方子：（1）大黄治筛和生鸡子敷肿上，燥复更敷，不过三愈；（2）灶中黄土以鸡子黄和涂之；（3）口火粉水和敷之；（4）大黄、鹿角二物等分烧，鹿角与大黄筛，以鸡子白和敷之。

可见《范汪方》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可以推测原书百余卷所载疾病种类、治疗方法应该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可谓一部名副其实的《杂药方》。

第二、范汪所用方药既简且验

据统计，“手抄本”载有二百多首方剂，其中单味药几乎占三分之一，三味药以下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六味药以下者约占百分之八十，七味药的有六首，八、九、十、十二味药者各有三首，十一味药者一首，十五味药者二首，药味最多的处方是十六味，但仅有一首。

对许多疾病的治疗所用的方法很简便，如治阴疮方：芫菁一把，切，水煮令熟，食之。治蛲虫方：楝实淳苦酒中再宿，以绵裹之，塞谷道中令入二寸，日

愈。治小便血方：乌芋根五升，捣取汁，服一升。至于灸法那就更简便了。

对有些病的治疗根本不用药物，而是用所谓“单方”。如治霍乱转筋方：鼠壤土和涂其上。治龋齿方：齿有孔，取细铁，大小如孔中也，曲铁头火烧，令热以内（纳）孔中，不过四五便，疼止。

用药不仅简单，而且一般效果良好。可称之为验方者有：治休息痢方：酸石榴皮捣取汁服之；治淋用滑石散：葵子、滑石、通草；治大便下血方：干地黄、阿胶，水煎服；治烧伤方：食蜜、乌贼骨，外涂；治卒心腹痛用张仲景的三物备急丸，等等。

第三、首次提出“十水”及其治法

关于水肿，该书记载：“治十水肿丸方：第一之水，先从面目肿遍一身，名曰青水，其根在肝，大戟主之。第二之水，先从心肿，名曰赤水，其根在心，葶苈子主之。第三之水，先从腹肿，名曰黄水，其根在脾，甘遂主之。第四之水，先从脚肿，名曰白水，其根在肺，藁本主之。第五之水，先从足趺肿，名曰黑水，其根在肾，连翘主之。第六之水，先从面肿至足，名曰玄水，其根在胆，羌花主之。第七之水，先从四肢起肿满大身尽肿，名曰风水，其根在胃，泽漆主之。第八之水，四肢水，其腹肿独大，名曰石水，其根在膀胱，桑根白皮主之。第九之水，从肠满，名曰果水，其根在小肠，巴豆主之。第十之水，乍盛乍虚，乍来乍去，名曰气水，其根在大肠，赤小豆主之。”

范汪对水肿的这种认识和分类方法，即把水肿病的主要发病、证候，逐一落实于脏或腑，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对每类水肿所给主药准确性较大。

诚然，水肿早在《黄帝内经》里已有论述，且有分类。《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载有“石水”，《素问·水热穴论篇》载有“风水”，《素问·气厥论篇》载有“涌水”。但是，把各种水肿的病因、病变集中地加以论述者，见于《金匮要略》。《金匮要略·水气篇》就对本证做了详述，从病因脉证而分为风水、皮水、正水、石水；又按五脏证候而分为心水、肝水、肺水、脾水、肾水。《金匮要略·水气篇》说：“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皮水其脉亦浮，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当发其汗；正水其脉沉迟，外证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证腹满不喘，黄汗其脉沉迟，身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不愈，必致痈脓。”祖国疾病史上所谓“五水”的说法即源于此。可

以看出，范汪关于水肿的论述，是以《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的有关理论为依据的，然后，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或收集当时医学界的新经验，总结出了“十水”及其治则。

第四、发展了前人对风病的认识

《范汪方》在“治一切风病方”中倡言“治风有十品”。“一曰：入头，头重、耳塞、鼻衄、目视茫茫。”即风气侵入头部，则头面诸窍不通。“二曰：入胞，肤皮隐疹、发痒、生疮。”即风邪侵袭皮肤、肌肉，络脉受阻，而致血行不畅，出现隐疹发痒，长之生疮。“三曰：入筋，筋急缩痛。”即风淫于筋，筋脉不利，收缩弛张受阻而挛急疼痛。“四曰：入脉，脉动上下无常。”即脉为血液流动的渠道，若为风所扰，则血行不畅，血液流动周身则失其所常。“五曰：入骨，齿摇、胫疼酸不能久立。”即风淫于骨，多是由肝肾不足，髓海空虚而致骨弱，风邪乘虚而侵袭。“六曰：入心，憔悴喜怒、自悲自喜。”即风淫于心，心气逆乱，血脉受损，神明失常，故悲喜喜怒无常。“七曰：入肺，令人咳逆、短气、昼倦、夜剧。”即风淫于肺，肺气不畅，肃降受阻，治节不行，故咳逆短气，白天尚可倦卧，夜间阴寒较盛，影响肺气宣散，故加剧。“八曰：入肝，头眩、目视不明。”即肝开窍于目，风淫于肝，肝血不能正常上注于目，目失所养，故视物不清。“九曰：入脾，令人肠鸣、舌上疮，两胁下心满坚闭不利。”即风淫于脾，脾气不畅，运化失常，则肠鸣而心胁之气机不行，中焦生化减弱，血液来源不足，致使心苗阴血不充，阳亢郁热成毒而生疮。“十曰：入肾，令人耳中雷鸣，鸣止则脓，脓出，治之防风丸方。”即风淫于肾，肾开窍于耳，风邪善行，故耳鸣。风又为阳邪，阳气受阻，郁而化热，血肉腐败，则为脓液。

以上《范汪方》所论中风，是承袭《黄帝内经》之意而加以阐发的，是从广义角度上去认识风病的，与《伤寒论》所述之中风，名同而质异。它把许多风病都囊括进来，这又是其对风病认识的一大特点。

第五、柴胡汤的运用和痰饮病的治法

《范汪方》对张仲景所说的少阳、阳明、太阳诸经病症都有发挥，最突出的是对小柴胡汤、大柴胡汤的具体运用和对痰饮病的治疗。

关于小柴胡汤，《伤寒论》中固然规定了加减变化，但对“伤寒四五日，身



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只提到“小柴胡汤主之”。而《范汪方》对此条，一方面袭用其方名，一方面把原方柴胡、黄芩、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改为柴胡、瓜蒌、桂心、牡蛎、黄芩、干姜、炙甘草。这样既继承了张仲景用药的法度，又因证制方，针对性更强。

关于大柴胡汤，本方是小柴胡汤去人参、甘草，加枳实、芍药、大黄，主治少阳病兼阳明里实证者。《范汪方》在治疗“伤寒七八日不解，默默烦闷，腹中干粪，谵语”时，也是袭用“大柴胡”的名字，而实际方药组成为：知母、芍药、大黄、葳蕤、黄芩、炙甘草、柴胡、人参、枳实、生姜，即原方去大枣，加知母、葳蕤，这样既增强了荡涤肠胃热邪的力量，又避免了热邪伤阴之遗患。

关于痰饮病的治疗，《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中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但只规定其治法，而未遣方用药。《范汪方》引了上段经文之后，又接着说：“疗心腹虚冷、痰气上、胸胁满、不食、呕逆、胸中冷，半夏汤方：半夏、生姜、橘皮。”这就补充了《金匮要略》的方子。半夏汤是行之有效的方剂，也可用于痰饮病的兼症。

综上所述，范汪是晋代著名的医学家。《范汪方》是一部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搜罗广博，用药简且验的方书，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书中也有迷信的东西，如在“治鬼疟方”中说：“平旦发者市死鬼……食时发者缢死鬼……日中发者溺死鬼。”则是应该批判的。